

## 迟到的终生成就奖

得奖引来热闹一阵,好容易恢复了平静的日子。

这天中午照例我和妈妈、小陈(妈妈的生活助理)三人一起用餐。可以折叠的小方桌从客厅门后抬出支起来,妈妈坐在背靠书桌的位置,这离那把高背欧式椅子最近。我背靠一面墙的旧书柜架,书柜玻璃门内摆满了妈妈最在乎的师长的像。小陈靠门坐着,端菜进出方便,她的后身是带立柱的柜子,上面摆着我们家人大大小小的照片和纪念物,柜顶高处是爸爸的遗像,一张侧面很美的肖像。

边吃边聊,饭桌上的话题总离不开当下的热门事,近日妈妈获得南京政府颁发的终生成就奖算一件大事。

聊了一会,坐在我右侧的妈妈不言语了,这才发现她脸涨红了,竟抽泣起来,她说:有什么意思,哥哥也看不到了,婆也看不到了,五姐也看不到了。婆是指我的外婆,我们小辈都习惯这么叫。五姐是我的敏如姨妈,前年她走时102岁。

听到这番话,我的心一阵酸楚,泪水盈眶,赶紧抚摸妈妈肩头,说些废话,他们在天上都看到了,他们为你骄傲呢……

出生刚两个月就失去父亲的妈妈,从未尝过父爱。杨家从杨士燮开始,三代男人都是长子。妈妈出生后,家里主人级别的惟一男性就是杨宪益,对哥哥的依赖伴随了妈妈一生,何况她的哥哥又是百年不遇志向高远饱读诗书的天才,值得她和姨妈崇拜。童年的读本几乎都是哥哥帮挑选的,跟着哥哥出门逛书店唱片店,是妈妈一生最甜美最得意的记忆。九·一八之后,哥哥说国难当头,从今不许吃西餐不许看外国电影,她暗自不愿意也绝对服从。哥哥去牛津留学了,她没了主心骨,只留给她一条叫花花的小狗和她做伴。于是开始了和巴金长达半个世纪的通信,她像一只笼中的金丝鸟得有人倾吐心中的苦闷,李尧林的出现,让她又有了一位倾吐心声的对象。近期新版的《巴金的两个哥哥》里收录了妈妈的诗作近20首,基本都是致这位翻译了《雾》等俄罗斯经典文学英年早逝的人。

永远难忘2009年4月妈妈和舅舅在北京小金丝胡同6号的诀别,大家都明白妈妈即日离京,这对感情极深的兄妹,此生不可能再见。妈妈忍不住拍脸哭了,病重的舅舅坐在沙发上,明明也不舍,却还保持他一向的微笑。那一刻我的心如刀割,却无能为力阻挡这残酷无情的自然规律,只能接着妈妈劝慰她。

数目不菲的奖金不久下发。听姐姐说,妈妈宣布她有三个女儿,一人一万,很公平。我一头雾水问,还有一个女儿是谁?姐姐说是小陈。

## 二十年的成绩斐然

爸爸走后,妈妈减少了不少照顾老伴吃喝起居的精力,按舅舅的话,她可以多写东西了。1940年至1999年,爸妈相依为命了59年,妈妈说家里忽然少了一个,有一阵子很不习惯。1999年到今年,整整20年,妈妈活出了自己,活得生气勃勃,她成绩斐然,成了许许多多中年青年人的楷模,影响力越来越大。

2015年妈妈相继出版了两本书:散文集《魂兮归来》和《青青者忆》。前一本是献给她挚爱的哥哥杨宪益的,后一本围绕《雪泥集》(巴金致杨苾苾札)背景的文字,展现的是她字字浸透泪水的一生命运的重要记录。按妈妈的创作积累,早就该出版原创书了,关于编辑她的散文集的折腾,都可以写篇杂文了。但妈妈从来不急于出书,也常提醒我,写东西不要急于发表。在她看来,发表稿子,还不如看一部经典译制片更吸引她。

近几年慕名拜访、采访妈妈的人越来越密集,难以招架。妈妈总怪是我引来的,其实是妈



妈自己的人格魅力招来的。她乐观,健谈,一肚子老故事,被她绘声绘色道来,谁都喜欢听。尤其是遇上的人让老太太看得顺眼,几小时对谈不成问题。可是人撤了,妈妈常累得腰疼、头晕、嗓子哑。

访谈后就会刊登文章,也出了不少篇佳作,在那些事先做了功课、又有悟性才华的笔下,尽显了与世纪同行的老人给予当年轻人的启示,这是不可估量的。

出于妈妈的创意,2011年山东画报社出版了《兄妹译诗》,完成了她多年一个心愿。早在1982年宪益舅舅在《英国现代诗抄》新版序中介绍一战到二战时期的诗作者说:“中国青年也同欧洲青年一样,经过迷惘失望和追求,对祖国和世界人类前途保持了美好的理想和希望,经历了反法西斯和反侵略的斗争,这段经历还是很值得珍惜怀念的。”妈妈在后记里写道:“现在我那些译笔拙劣的译诗也跟着杨宪益的‘神来之笔’一并付之铅印,像是给我妹妹的少年、青年和中年打开一扇小木窗透透空气,然后再关闭。他仙逝时不到95岁,我那时刚过90岁不久,如今我已过了92岁,这本小书就当献给她杨宪益的双年祭吧!”

可惜这本薄薄的绿皮书出版时,遗漏了妈妈最在乎的一首长诗《希朗的囚徒》,这篇杰作,历经磨难,据说今年再版时可以弥补。

帮爸爸出版他来不及出版的遗著,包括译著,也是妈妈一直惦记的事。妈妈为爸爸的《离乱弦歌忆旧游》写了序言《又一片树叶落下》,为弥尔顿的《欢乐颂与沉思颂》写了《代跋》,都是绝佳的散文。在前篇的结尾她写道:“继续和萧乾兄神聊吧,在另一个世界。萧乾兄又将笑咪咪地对咱们说:‘我做不到巴金的句句讲真话,但是我可以不说假话!’赵又在激动地说:‘我还顾虑什么,我已风烛残年!又一片树叶落下……’”

我尤其喜欢妈妈写的代跋,读后对妈妈如此入木三分地评价爸爸,感到意外。她的神来之笔超越了写一个人,而是道出了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那批被迫流离在西南边陲的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他们的信念、他们的追求,他们在劫后余生仍然坚持的人文精神。还是结尾,妈妈写道:“赵瑞蕻如果还活着,已过90高龄。这部书应该是送给他的一份厚重的寿礼……我宁可相信所有默

默离去的诗人自由灵魂,他们永远不知疲倦地在那个世界欢聚一堂、谈诗颂诗,因为那里远离尘寰,恬静安谧,没有衣食之忧,儿女之累,等级之感,也没有白昼与黑夜之分。”

今年爸爸翻译的《欢乐颂与沉思颂》和妈妈翻译的布莱克《天真与经验之歌》即将第三次付梓。

## 丰富人生才是大书

妈妈的一生就是一本丰富而精彩的大书。1919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后转为爱国浪潮,中国处在旧时代转型的十字路口。军阀混战,外敌入侵,兵荒马乱,她都亲历过。伴随着西方从文艺复兴到人文启蒙的引进,她又得天独厚在中西合璧交融的教育体系中得以滋养。

去年正逢西南联大80周年校庆,妈妈接受了西南联大博物馆的口述历史采访,她兴致勃勃地连续讲了数小时,我和所有在场的人都听得入迷了。她说:“最难忘联大高原文艺社,全是诗和散文,开学了女生去(糊在席棚上的布告)……那天晚上我们在农校操场,我想加入。九月,秋天的时候,好多教室,有一间写着高原,我们敲门进去,我说我可以加入吗,他们说欢迎光临,都在说赵瑞蕻从来不受时,那天他主持,后来他来了,大家说,你怎么才来,他不停地用英文说对不起。”这就是爸爸妈妈第一次见面的情景。我一次次回味,想象着那样涌动着青春热血的岁月。

见天轰炸跑警报的日子,敌机来了,“从大西门赶紧跑,抱书跑。”“后来联大决定到野外教课,沈从文忧国忧民,吃饭,忽然哭了,说国家到这样地步。”一次我们的高射炮打落了一架日机,妈妈他们兴奋极了,去看飞机残骸。采访中妈妈不止一次提到她的几位恩师,叶公超、吴宓,“沈从文叫我多读书。巴金说有机会念大学,要我好好读书。”虽然沈从文先生没有直接教过她,但对她的人生选择至关重要。她和同学陈蕴珍、王树藏,三个女生曾有一次去看望沈先生,回来走夜路,沈先生站在门口举着灯为她们照明,喊了一声“勇敢点!”这让妈妈记了一辈子,80多岁时写下纪念长文《昏黄微明的灯》。

而巴金先生对妈妈来讲,就如同一盏指路明灯。

当我在热播的纪录片《西南联大》里,看到妈

妈讲话的影像,她说:“我们就是要做最好的!”道出了他们这代人的治学做人的态度,有这样的妈妈做榜样,我感到活着有股力量,促进自己不断向前!

## “松绑”之后尽显文思

去年秋天妈妈有点发烧,儿媳安排住进医院,小病大养了几天。临出院前,医生说再做一次核磁共振吧,难得住院。

结果这一下查出了老太太的胆总管内有一个大石头,从此禁吃她一辈子爱吃的黄油和蛋黄。医生建议做手术。

手术那天早上,妈妈不情愿地换上医院衣服,还要求空心上。查房医生把我们几个子女叫出病房,交代手术会带来风险,我们问得细,他也回答得细,麻醉,术后并发症,百岁老人是否经得起……于是姐弟们紧急商议,从来没这么一致的——放弃手术。手术室的人带着推床来接妈妈了,妈妈摆摆手说不做了,那师傅愣了一下撤了。妈妈一脸轻松,对围在她床边的孩子们说:“谢谢你们给我松绑!”

下午很快出院,那几天她逢人便说她差点开刀,一脸开心得意,对病满不在乎的神情跟宪益

舅舅好像。妈妈很快恢复了常态的活力,我们都为这次英明的决定而欣慰。

对国际局势和热点新闻,妈妈有独到的见解。她常对我说:“我们要活得有价值”。“不要被打败。”“我们要保护好自己笔!”“写文章要摆一摆,摆一个礼拜更好,不要轻易拿出来,急于发表。”“多看书,自然就能笔下生花。”

前些年遇上自然灾害,她问我:“你捐款了吗?赶紧捐。”

妈妈会理财,从不哭穷,知足常乐。一次发表文章后问我,你猜猜,他们给我多少稿费?我瞎猜一气。妈妈说:“600,够可以的吧。”2016年我在《北京晚报》发表几版长的文章,得了1500元稿费。她知道后说:“怎么这么多,太对不起人家了。赶快好好谢谢人家!”

宪益舅舅离世后,不再可能进京的妈妈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她最惦记的北京老朋友们有谁,她叮嘱我常去看望问候。今年6月最年轻的石湾走了,我受《北京晚报》之托向她约稿,她本来就想去,便很快写完,题目是《送远客离去》。“今年我已不能走路,包括‘下台阶’。一个老友(或被我称为‘小友’的中年人)竟会先我而去!仿佛朋友们都排队在—列长长的列车中,有秩序,也讲礼貌,不是抢着走在前面,却还是有人向我道歉似的,点点头招招手,先走一步就走在前面了!”她称石湾是“不用在心上设防的、无话不谈的朋友”,“他对读者对作者有强烈的责任感,不问收获,只管自己耕耘,是一个正人君子”。

8月10日,她的西南联大外文系的学弟巫宁坤先生仙逝,她写了一篇发言稿,让我弟弟赵苏在葬礼追思会上代表她念。弟弟请了播音员静美女士代劳,并配上音乐,这篇400余字荡气回肠的祭文感动了许多人。这位大时代中的幸存者、七次飞越驼峰的抗战老兵如今已安息在弗吉尼亚。今天,妈妈将《呼啸山庄》送给远道来看她的小朋友范玮丽,题词的最后—句:“And if we fail to meet again, let’s not forget each other!”

眼看到了妈妈百岁寿辰的日子,又一轮热闹开始包围老人。妈妈对来客说她很不喜欢过生日,小时候没人给她过生日。我知道这是因为她的生辰也是外公的祭日。译林出版社为社庆出版了《呼啸山庄》,极为精美考究的插图本,扉页上印了献给杨苾苾先生百岁诞辰,让她惊喜又不安。她捧着这本足有五斤重的大书说:“太过意不去了,我母亲知道了一定说太重了,还会说你配吗?”“我是不配。”妈妈自语道。从屏幕上看她那若有所思的神情,我想此刻她的思绪一定是飞到了天国,那里有她挚爱的母亲、哥哥、姐姐,他们在俯瞰大地看她,为她自豪,祈福小妹想起百岁平安!



## 几句话

——我读刘舰平 □何立伟

老刘自患目疾,不能写小说,不能写散文,亦不能抒情随便就是一两百行白话诗。键盘万万敲不起的。然老刘是文人,文人不文,焉能称人。于是老刘便写起旧体诗,而且每每绝句,又每每五绝,直如捉虫,然恰是适得其所。绝句短小,五绝也就20个字,貌似易得,其实颇难。难便难在短而须得有容量,有质量,有当量。按老刘创作谈的说法是:“胜过千言成绝句,二十字里有乾坤。”

有乾坤,乃大。大,以小出之。老刘终于在白茫茫大地,找到了自己播种汉字的农作方式。这方式适合他。他把本来铺陈其事的思维,调整成制造精神压缩饼干的思维,调整得彻底,亦调整得到位。七首代替喀秋莎,反倒称手。

目疾使世界脱焦,于是模糊一片。老刘便聚焦于内心,而内心之辽远,反而大过世界。记得上世纪70年代,有位西班牙诗人叫阿莱克桑德雷的,一生大半天时间躺在病榻上,然而在病榻上完成了一生最重要的诗作,并于1977年荣膺诺贝尔文学奖。他患病,去不了世界,但他的内心就是他的世界。他用他优美的西班牙语,丈量内心的边界,逼近无穷之远天。还有美国传奇女诗人狄金森,25岁始谢绝社交,杜门不出,隐居乡间,于孤绝之中写作诗歌以自遣,沿着内心情感的纹理寻觅爱情与信仰、勇气同光明。此种逼视内心的写作范式,使她成为20世纪现代主义诗歌的先驱之一。

老刘与阿莱克桑德雷同狄金森,庶几近之。老刘与看不见的世界纠缠,亦对看不见的世界发问。

他问:“蝉声犹未尽,躯壳几时空?”(《蝉不鸣》)

又问:“鸟啼悲落日,何以满身泥?”(《三星堆》) 还问:“梦中空策马,何处是长安?”(《初掩卷》) 他的纠缠里有自怜,有自宽,有怀古同念旧,当然亦有他的旷达与豪兴。

“几欲越关山,纵横云水间。”(《初掩卷》) “眉边闻鸟语,把卷恨来迟。”(《眉边语》) “烛泪相思夜,滴泪慢听琴。”(《烛照琴》) “莫名怜后主,怀古赋闲愁。”(《上西楼》) “雁落炊烟起,南山唤牧童。”(《炊烟起》) 当然免不了,还有情思: “空山闻洞响,跌宕念伊人。”(《山中泉》) “池塘敲慢板,风起唱青衣。”(《风入戏》) 总之他的好句子多,不胜枚举。纠缠也好,发问也好,落在纸上,便成绝句。

据说老刘的绝句是拿语音手机来写的,想象那情形,就是古人的口占,所谓口占—绝,乃才子所为。老刘当然是才子,只是由于目疾,影响风流。

他的风流如今就是诗写就了,便发给几位密友看,骄傲是以谦虚的口吻表达的:请某某某寓目。

于是若干某某兄便来点赞。我亦是老刘的密友之一,当然要点赞。

诗好是要点赞,但更重要的是,他写诗的状态,他对世界的态度,他的生命的质感,同他心律的跳动,并他的字词语的体温,让我感动,亦须大大点赞。

《诗歌世界》杂志要为老刘的绝句做一个专辑,他嘱我写几句话,“先放在专辑里,再出册子时用作序,如何?”

没有如何,惟有遵命。于是有了这几句话。

5年前的9月27日,作家张贤亮逝世,让人深感突然和遗憾。他在2006年和2007年先后两次来江苏南通,我俩见面畅谈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1992年,当时的张贤亮是宁夏文联主席,是一名在编的专业作家。当年,市场经济兴起,文联机关全靠财政拨款,连一辆汽车也买不起。国家号召“大办第三产业”、“寻找第二职业”,机关可以经商,他就想为文联办个“三产”,可是文联拿不出钱,他就用自己作品的30多种译本得来的外汇稿费,向银行抵押贷款折合人民币78万元,拿出来交给文联机关办了一个企业。哪知不久,中央又下发了文件:企业必须和机关单位脱钩。就这样,1993年张贤亮被逼“下海”,捡起了一个烂摊子,一堆债务,让他体会到什么叫“骑虎难下”。因为这个企业和他的身家生命结合在一起,张贤亮说:“我本来是给公有制办的企业,却成了我的私有制。”

“下海”经商10几年来,张贤亮有极其深刻的感受,他对我说:“后来我操作的是一个文化企业,21世纪是什么世纪?是文化的世纪。邓小平曾说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已被大家所共识。那么什么是第二生产力?我认为第二生产力就是文化。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文化在一段历史时期,在某些方面,它和科学技术有同样的作用。你说比尔·盖茨的Windows视窗,它究竟是什么?是科技产品还是文化产品?说到底,它是建立了一个操作平台,它是依附于高科技硬件上的一个软件,还是一个文化产品。美国从1993年开始,大量出口文化产品,美国极力保护知识产权的根就在这儿,这是它的命根子。我国要想富裕,必须要在逐渐发展科学技术的同时,发展我们独特的文化。在这个文化多元化的世界当中,迅速地把我们的文化转变为产业。我们在科技上现在能够获得独立知识产权的东西不多,因为我们的科学技术和外国有一段距离,但是我们的文化他们是无法替代的。所以,我在‘镇北堡’创办华夏西部影城能够用最少的投入收到较大的回报,也是把一个完全被人看不起的两座古堡的废墟变成中国西部最大和最知名的影视城,也是宁夏投入与产出之比最高的企业。”

张贤亮认为,文化人投身于市场经济对个人和社会都能得

## 想起张贤亮

□褚丁远

实无关的小说?所以我不急于发表作品。我相信命运,我的命运决定了我能写出什么样的作品、写到什么程度、什么时候发表”。

对自己的成名,张贤亮非常清醒:“我们当时之所以成名,就是因为许多禁区都是被我们闯入的。”他说写作,尤其是写小说,写人物的命运比较容易,但要写出人物的语言艺术,必须要用非常艺术化的语言去吸引读者表达自己。“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我尽量写得好一点。”

是的,张贤亮除了近百部平面文学作品小说之外,还精心创作了两部立体文学作品:镇北堡西部影视城、老银川一条街。当有人问及他,文学与经商究竟哪个是主业时,张贤亮说:“我现在分不清哪个是我的主业,哪个是我的副业,写作和办影视城,这两方面我都很感兴趣。”

张贤亮当时78岁,依然不算太老,他还有许多作品正在思考酝酿写作,他的未竟事业还有很多很多,他的匆匆离世,实在太遗憾了。

张贤亮说,文化人投身于市场经济对个人和社会都能得